



粽情端午

奶奶的香包

□七南

每年端午节，奶奶都要为我们五个堂兄妹准备香包。端午节的早晨，奶奶从床头的簸箩里把香包取出，一一摆放在窗前的桌子上，由我们选择自己喜欢的香包。各自选定后，再由奶奶为我们佩戴在胸前，香气扑鼻。这是老家的传统，村里的老人都要在端午为孙辈缝制香包，佩戴香包是一种吉祥的象征，可以为孩子驱邪避害。

奶奶的香包由零碎布头剪成各种形状，再用针线缝制。香包里塞满了干艾叶，是端午前奶奶命爷爷专门割回来的青艾，奶奶把艾叶择出来，摊开晾晒在窗檐下，晒干后收在一个布袋里，专门为缝制香包而用。香包一般分两面，两面分别缝好后，留出一个小小口，从这个小小口将香包反过来露出正面，并一点点装入干艾，直至把香包内部充满，再封住小口，香包大致就成了。

奶奶的香包下面有流苏，多是三根，中间一根最长，两边的两根较之略短。流苏上有用碎布剪出的花朵形状，有裁成一寸长短的晒干的蒜薹，用针线相间串联而成，即串一片或两片布花，一根一寸的干蒜薹，如是往复。也有用毛线缠绕用剪刀剪出球状的毛线球来当流苏的，也有用细线缠绕一枚铜钱做成的流苏，也有用项链的珠子串起来做成流苏的，五花八门，随意发挥，就看奶奶的创意了。

香包的带子必须是五色线，多为青、白、红、黑、黄。那时各家各户的年轻媳妇都爱做些刺绣活儿，所以这些丝线并不难找。实在找不到，那就不用其他颜色代替，只要凑够五个颜色即可。

除了佩戴香包，端午那天，在我的家乡还要吃煮熟的大蒜和鸡蛋，端午食熟大蒜有败毒之说，而吃鸡蛋没有什么说辞，只是那时缺衣少食，只在每年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到两枚煮鸡蛋，而端午那天的鸡蛋却可以吃个尽兴。后来我们渐渐长大，相继离家到外地求学，奶奶依旧每年坚持给我们做香包，我们回家后，临行前，她把香包放入我们的包里。那充满艾香的香包，曾在无数异乡孤寂的夜晚，一丝一缕温暖着我，就像奶奶在身边，就像我还在家一样。

如今，奶奶已故去多年。她在世最后一年缝制的香包，至今还挂在我房中衣柜的把手上。虽然它早已不再散发香气，但看到它，总让我想起奶奶来……

□郎新华

进入农历四月，超市就已经开始营造端午节的氛围了，保鲜柜里摆满了各种口味的粽子，糯米、粽叶、蜜枣、花生、红豆也都摆在了显眼位置。提起端午节，软糯香甜的粽子立刻浮现在脑海中，节日美食的味道，总是让人垂涎。

童年记忆里，每到端午总是农忙时节，地里、家里的活儿已让母亲十分劳累，即便如此，她也会去集市上买些商家现包现煮的粽子，再买上几斤白糖，看着我们把洁白莹润的粽子蘸上白糖，大口朵颐，母亲总是笑着提醒我们要慢点

吃。绵软清甜的粽子，母亲慈爱的笑脸，是童年关于端午的最美记忆。

时光荏苒，如今我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，不再像父辈那样困于田间，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追求生活的仪式感。用心钻研厨艺，爱与美食才可兼得，端午节的美食——炸糖糕、腌咸鸭蛋、包各种口味的粽子于我已是技艺娴熟。

临近端午，我早备齐了包粽子的食材，把上好的糯米提前一晚泡好，花生、蜜枣、紫薯、红豆一一码好，碧绿的粽叶清洗干净，准备好洁白的棉线和小剪刀，就万事俱备了。我包粽子，女儿总是积极参与其中，有模有样地跟着我学，我们俩边包边聊，从端午节的来历，到各地

粽子的不同风味，再到为什么要亲手制作节日美食等，聊得不亦乐乎。把粽子包好，放入高压锅，就静等美味出炉了。当粽子的清香在空气中氤氲，生活的恬淡和美好就一点点浸润到心里。窗外夏木阴阴，和孩子们围坐桌旁，细品甜粽，闲话端午。生活本应如此，有年有节，有时有令，认真生活，悦享当下。

人到中年，难免疲惫，可是生活百般滋味，总有一份甜值得我们奋不顾身去撷取。我愿意为每一个节日做足准备，让它充满仪式感，让孩子体会到节日传达的文化之重，时令之美。因为这是关于生活，关于美学，关于传承的最好表达。

动手包粽子



□李伟锋

粽叶青翠欲滴，糯米莹白如玉，大枣、红豆、豌豆用水浸泡、淘净后，盛进小盆，红线银线缠绵。包粽子的食材在我家正赴一场端午之约，一场微型农产品展览会。

十几岁的大宝满眼欢喜，正在学着包粽子，二宝稚气欢呼：“我要包粽子！”爱人拿来粽叶，手掌拦腰一折，两指一撑，粽叶显出漏斗状。爱人把红枣、糯米、红豆、豌豆、花生仁等食材

一一包裹，包到最后，往“漏斗”里放了几片薄荷，揽住粽叶尖，轻轻一裹，线绳一扎，天衣无缝。高压锅里，不到半个小时，粽子就出锅了！二宝尝一个，笑声都是甜的。

趁热，我们给邻村的姐姐装一小袋粽子送去。兄弟姐妹笑脸盈盈，纷纷说起小时候吃粽子的开心事。我说妈妈包了粽子，连鸡蛋、蒜头一起煮。粽子熟透了，鸡蛋泛绿了。糯米香，红枣甜，上面要再撒了白糖吃，就更美了。

外甥说，现在条件好了，粽子品类、吃法多了，除了豆沙的、蛋黄的，还有猪肉的、咸肉的、鸡肉的……爱人说，她包的粽子，好吃又营养，吃了都说好。

粽子，谐音“中子”，寓意多子、中取功名、合家安康。据说，赛龙舟、包粽子是为了沉江的屈原，使他免遭水族凶物侵害。自己包的粽子，也许没那么精美，也没有什么宏大的寓意，却包进了家的味道，系紧了时光的细碎，传递了风俗的体温。

端午的思念

□杨文艳

艾叶香，端午到。在我的记忆中，每年端午不是热闹的龙舟赛，不是香软的粽子，而是温热的几枚鸡蛋，纯天然的五色绳和那绵绵的艾叶香。

儿时的端午，我一般会在芒种前后赶到家乡舞泉。那时，河边没有龙舟赛，桌上没有或甜或咸的粽香。端午节到了，因为农忙，父母才能赶回来和我们一起过节。

端午的清晨，母亲做的早饭一定会有煮熟的大蒜和鸡蛋。煮熟的大蒜虽没了辛辣，依然没有什么味道，每次都依了大人“吃蒜败毒”的说辞，捏着鼻子强吃一瓣了事。当然，还会有七八个鸡蛋和油馍躺在馍筐里。油馍拿来充饥，鸡蛋一般都是在上学路上和伙伴们玩“碰蛋”游戏。

端午那天，女孩子们会在路边或地头寻找不同颜色的花瓣或树叶。撷取红的月季，黄的槐叶，绿的艾叶，紫的野花……拽了家里的白粗棉线，截成能绕手腕的长度，扯上一根，一头用牙咬着，一头左手拽着，右手则分别用采来的各色花叶上下捋着，一根根白棉线就成了五彩线。姐姐帮妹妹搓成五股绳，绑在手腕上，一年的平安就有了。

母亲会在端午这天割回来一大捆艾草，放在门口晾晒，说是驱蚊。等艾草干透，父母又会踏上打工的路途。天热的时候，我和弟弟会在临睡前点一把艾草，伴随着艾香，一觉睡到天亮。每到这个时候，总想到这是母亲留给我们的庇护。梦里，便格外想念父亲母亲。

多年后一个端午，已经成家的我，无意路过一个小院，一阵艾叶香沁入心脾，不知不觉竟泪流两行。这种味道已成为我记忆的密码，我叫它思念的味道。

故乡的端午

□花未央

老家人把端午节称为“五月当午”或“当午”。过节那天，家家户户都要做些好吃的庆祝一下。说是好吃的，无非是煮鸡蛋和煮大蒜，偶尔有炸油馍、炸菜角之类的食物。鸡蛋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，但在“鸡蛋换盐，两不找钱”的贫穷年代，乡亲们平时还是舍不得吃的；大蒜是新收获的，既新鲜可口，又能充饥败毒；炸油馍、炸菜角也算是奢侈品了，至于吃粽子几乎不可能，平原地带不产大米，所以小时候也不知道粽子是何物，婚宴喜面宴上，一桌人能吃上一盘江米，就足够回味无穷了。

除了吃的，很多人家都有缝制香袋和香囊的习俗。人们把五颜六色、装着香料的布袋悬挂于床头、堂屋的桌腿上驱虫辟邪、消灾佑福。有的人家还给

小孩脖子上挂一个香囊，脚脖、手腕上戴一圈五彩绳。

村子的南边就是澧河。端午节的早上，我们这一带的村民有到河里取水煮饭的风俗。天刚蒙蒙亮，去河边的路上已经是人影绰绰了。大人们掂着大桶，小孩子掂着小桶，有的拿着锅，有的孩子还顶着洗脸盆，边走边敲，惹得谁家的大黄狗一阵狂叫，也惹得家长们的斥责和其他人的大笑。

到了河边，先是净手、洗脸，不怕冷的男人们还会跳到河里，游到河中间洗个澡，平常爱光着脊梁的男孩子，这时候可以光明正大地在河里玩个够，游到对岸的草丛里捉泥鳅、掏螃蟹，有时连早饭也忘了吃。

妇女们这天就用取回来的河水做饭、煮鸡蛋、大蒜，乡亲们见面都要互相问一句：“到河里掂水了吗？”

如今我已经离开家乡三十年，但我还是怀念儿时故乡的端午，煮鸡蛋、煮大蒜、炸菜角的清香味，还有那故乡的河水仍在心头萦绕……

